

一、23年前的往事回顧

時間回到1984年的沙烏地阿拉伯……一位剛剛服完預官役的年輕工程師，頭上綁著頭巾正駕著土灰色吉普車，在利雅德市郊尚未通車的高速公路工地顛簸地疾駛，土灰色的車身漆著BES中華工程公司的幾個大字。掛在天際的驕陽像永不停歇的烤爐，50多度的氣溫幾乎把無浪的黃沙徹底融化。這位畢業於成大土木系的工程師，已經渡過整整15個月，每天五點起床，一週工作超過85小時、兩週祇能休假一天的艱苦工地生活，此刻的他心頭懸念的，並不是測量工程進度是否落後，而是他正在等，等一封可能改變他後半生命運的文件——美國大學攝影藝術研究所的入學許可。

藝術攝影

不等同於

◎ 蔣載榮／攝影家、
69級土木系畢業、
現任世新大學圖傳系教授

美麗的照片



▲慵懶的午後

任誰都認為他可能瘋了，成大土木系在台灣工程界頗負盛名，為何要做這麼大的轉變？尤其成大工學院繁重的課業下，除了國父思想、中國通史外，成大四年他幾乎沒有修過任何藝術相關的課程，憑什麼可以在美國藝術攝影研究所就讀，這個夢想能否實現，在任何人眼中似乎都不被看好。



沒有想到一組20張照片組成的Portfolio(作品集)，他竟然辦到了。而且他還等到了位居全世界攝影教育牛耳，位於美國Kodak公司總部所在地的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入學許可，成為華人世界的第一人。而那位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工程師，就是我。

▼寂寥的都市人



二、我的攝影故事

16歲那年考上第一志願——台北的建中，母親請求在逢甲建築系教攝影的表哥代購一台單眼照相機作為我的禮物。結果那台我從來沒聽過的牌子——Exakta卻讓我從此迷上攝影。由於這台東德的Exakta相機台灣並沒有代理商，無法添購鏡頭及其他配件，加上高中生課業繁重，根本沒有足夠的財力及時間去玩攝影，直到進入成大參加攝影社，我對攝影的熱情才真正引燃。當時在學生宿舍自己配藥水，搞黑白暗房，也開始接觸各種攝影的書籍，從法國攝影大師布列松的『決定性的瞬間』，到安瑟·亞當斯的Zone System，開始嘗試各種不同形式和觀念的攝影。當時受到莊靈老師的影響，醉心具有仁道關懷精神的「報導攝影」，曾經幻想過，有一天能成為Magnum(馬格南攝影通訊社)的一員，用照相機記錄全人類在地球任何角落發生的重大事件。當時的我認為為了攝影而死的報導攝影家像Robert Capa, Werner Bischoff好比藝術家與聖哲的化身，他們為了完成神聖的攝影任務，赴湯蹈火雖死不辭，這樣的悲壯結局讓我感動不已。直到大四的某一天，我在台南想為一位推著厚重的板車行走老婦人拍照，不料她停下腳步對我咆哮辱罵，我才驚覺「拍寫真的照片」其實並沒有想像地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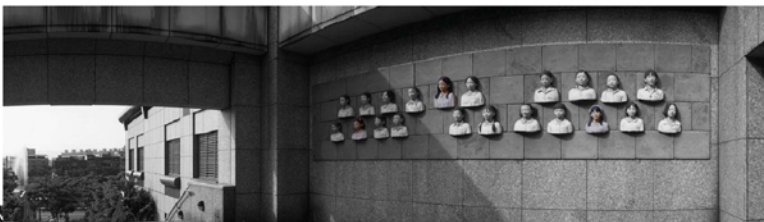


▲泳

樣偉大，一張照片並不能改善苦難人們的生活。我無法忘懷那位老婦投來鄙棄的眼神，彷彿她正向我控訴，我用布爾喬亞高高在上的觀點，以鏡頭對她無止盡的羞辱與鞭撻。至此，我的鏡頭再也不敢對準人群，社會性議題的攝影至此離我越來越遠。69年旅美的攝影家何錫杰帶回在北非歐洲拍攝的心象風景，我才知道原來攝影是這樣的迷人和充滿著挑戰，赴美攻讀攝影的心願漸漸形成。

1984到1987年，我在美國RIT攝影藝術研究所讀攝影，這是扭轉我一生命運的重要關鍵。我曾經追隨完形攝影的權威學者Dr. Richard D. Zakia 以及Ansel Adams的前助理Willie Osterman，從他們的身上我學到視覺的概念與Zone System的精確細膩的實踐方法，從此我認為工程師出身的我擅長準確性的攝影，拍攝自然山川風貌將會是自己未來的攝影方向，因為這些無法移動的風景，可以在不同的季節與採光條件，顯露出大自然無比的雄偉與壯闊，我再也不須要害怕觀眾窗裡那些不友善的目光。

回到台灣投入職業攝影以後，我更進一步發現：好的風景攝影對於週末藝術家而言無異是緣木求魚，因為美麗的風景其實是「走」出來和「等」出來的。對於天天依附都會叢林又處在高壓力的專業攝影工作者而言，在休假的週末還有體力攜帶笨重的器材上山下海，真是一個奢侈的夢想。1992年，意外的機緣我來到世新教授攝影，一度忙於教學與著述，除了示範用的插圖，我好久沒有拍攝屬於自己創作的照片。但是這段時間我對於「藝術攝影」有比以前深刻的體會-----攝影者



▲牆上的小學生

本身的社會、自然、個人的觀點，將決定自己作品的藝術深度與張力。尤其20世紀初葉，Alfred Stieglitz提出等價的(Equivalent)觀點以後，「記錄真實」已經不再是攝影的唯一功能。我一直認為Zone System的發明人、偉大的風景攝影家Ansel Adams的精確細緻和具有東方哲學觀點的美國當代攝影家Minor White的哲思理念，是純攝影(Straight Photography)最完美巧妙的綜合體，如果我能將中國的「禪」之境界溶入自己專長的高品質攝影，將會是風景攝影領域很有特色也符合自己個性的嘗試。不過70年代以後，藝術攝影的主流已經走出講究精緻畫質的純攝影，而逐漸轉移至對於被攝物「真偽」之關注與辨證。許多歐美藝術攝影家拍攝了許多乍看之下，「不知所云」、「看不懂」、「莫名其妙」的作品。因為他們已經把原本單純的「記錄真實」式之攝影，轉形(transform)為「改變真實」、「詮釋真實」、「創造真實」、「顛覆真實」的攝影語彙。藉由被攝物的真實存在的瞬間與社會環境的關連互動，企圖表達超越攝影紀實觀點，表達出攝影家個人的美學理念。歐美藝術攝影的形式其實早已經不是台灣攝影展覽或比賽常見的荷花、美女、風景、民俗、蟲鳥，甚至在各種攝影比賽屢見不鮮之各種特殊攝影技巧。在數位狂潮以及歐美前衛藝術攝影家的作品衝擊下，身處藝術的邊陲地帶的台灣，受過西方攝影思潮洗禮的我更是感到徬徨，尤其2000年起，全球e化的狂潮襲捲了僅有160年歷史的攝影，不需要底片和化學處理的數位相機——按下快門馬上可以看到影像，而且幾乎沒有拍攝失敗的可能，這股數位影像潮流勢不可擋，最明顯的事例像：專門製造拍立得底片的百年老店Polaroid公司宣佈倒閉、Kodak公司因為全球市場萎縮，宣佈全面停產黑白相紙、日本Nikon相機宣佈停止軟片照相機的研發生產，在這個照相工具大幅更迭的年代，未來創作之路究竟應該何去何從？幾番躊躇苦思，萬萬沒想到一台照相機的出現，竟然讓我意外尋找到解決創作難題的答案。

三、我與Noblex

由於全球影像數位化的趨勢正風起雲湧的展開，以前價格不菲的專業照相機，紛紛被全球攝影玩家以低價在網路上拋售。2004年4月，透過網路拍賣，我以不及新品半價的金額，標到一台二手德製搖頭(swing lens)照相機——Noblex，交貨時我才知道賣家居然是台灣著名的空中攝影家齊柏林。

Noblex是一台以馬達驅動的旋轉鏡頭式照相機，它配備50mm f/4.5固定焦距的德國蔡司Tessar鏡頭，具有146度寬闊視角，成像尺寸為50mm X 120mm。它無法更換鏡頭，拍攝時必須先調整照相機上的水準儀，否則會出現不正常的透視。因為旋轉鏡頭式照相機在同樣的快門速度，會比一般焦平面(focal-plane)快門照相機要長得多，所以不易

手持拍攝。此外這一型的Noblex相機祇有四檔快門速度可供選擇，最慢的快門速度祇有1/30秒，機身上沒有測光錶，又無法遠近對焦，這實在是一架很難使用的照相機。但是拍攝的成品色彩豔麗、粒子細膩，而且具有超乎想像的寬闊視野與強烈的透視感，手握這台大機器拍照真的很容易上癮，一拍就是200捲軟片無法歇手。



▲窗外

▼觀射



起初，我祇想嘗試用它來拍攝寬闊的風景照片，但是我遇到最大的難題，就是取景範圍太廣，路人和不美觀的雜物垃圾經常會不經意地入鏡。雖然我還是拍到許多美麗的風景照片，但是筆者卻發現，這些風景照片除了流霧攝影家本身自然觀點(natural mode)以外，很難觸及「藝術攝影」(Fine Arts Photography)另外兩項很重要的要件：社會意涵(social mode)的體現與屬於個人性(personal mode)的創意美學與觀察省思之議題。以Noblex所拍的自然風景，除了超乎尋常的寬闊影像，似乎看不到其他美學表現的可能。120長片幅的底片在放大後邊份寬闊的影像，觀賞時卻不易聚焦，和中國長卷的國畫一樣，都容易形成流動的透視感。同時視覺元素過多，難以突顯主體，造成平凡無奇的觀感。看到這些辛勤拍攝作品，卻不能感動自己與其他人，真有一股難掩的失落感，有時我甚至懷疑這個題目是否值得繼續拍攝下去。經過不斷地省思與交戰，我渡過了憂慮與猶疑的第一年創作。



▲城市之籠

四、我的彩調(Chromatic Key)攝影

2005年7月，也是我跌跌撞撞以Noblex拍完100捲幻燈片以後，我開車到東北角龍洞海濱。眼前我看到一個非常適合以黑白底片與Zone System表達階調之美的場景，可惜我的Noblex祇裝了彩色正片。當下，我還是決定用Noblex及彩色底片來拍攝這張照片，經過點式測光錶的亮度判讀，我拍到了這張具有強烈反差與暗部層次的照片。沖洗完的正片，我突發奇想，為什麼我不能同時保留黑白的階調與色彩，經過高階Creo IQSmart3底片掃描器掃描成數位檔案，再利用Photoshop影像處理軟體，我嘗試以笨拙的右手操控滑鼠，圈選出紅色欄杆，再讓其餘的部份轉化為純粹的黑白影像(上圖)，形成了既是彩色又是黑白的攝影。當然我的影像處理技術在2-3年間藉由不斷地練習，照片也從最初的粗糙簡陋，漸漸地變得精緻細膩。我發現：這樣處理的照片，具有一股難以言喻充滿著荒謬、怪誕、吊詭、奇妙之超現實表現，它們已經超越單純「記錄真實」，進入「創造真實」或「顛覆真實」的攝影形式。我終於找到游移於類比式與數位式、既真實又虛幻，一種嶄新的藝術攝影形式，我為這樣的影像取名為「彩調」(Chromatic Key)的攝影。

藝術攝影不等於美麗的照片

從那天以後，我展開了一段從頭開始的視覺搜尋之旅，我的生活重心除了上課、拍照，就是世新大學圖傳系的電子出版實驗室，隨著我對影像處理技術的逐漸強化，我也開始轉往形狀複雜處理費時的動物、人物系列，我也重新審視過去拍攝的彩色正片，把很多已經淘汰丟棄的影像又再找回來，我定名為城市符碼系列，此時已經有了展覽的初步雛形。



▲禪寺外的怪獸

五、結語

其實在數位的時代，你使用的不論是軟片或數位照相機；機型不論是功能先進複雜的單眼型或是手機上的低階數位照相機，攝影都祇是一個載體，重要的是照片能不能傳遞攝影者內心深刻的情感或觀點，它如果能夠記錄社會現況、捕捉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心思、呈現大地的迷人風情與光影，都是值得鼓勵的攝影方向。如果參加攝影社團，或沉迷於器材的追逐，或一心祇想得到攝影競賽榮譽，投評審所好，專拍少女人像或記錄民俗節慶活動，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將永遠無法一窺攝影藝術的堂奧。國內誠品書店攝影專區，有許多國外攝影家的作品集和攝影論述，是提昇自己藝術品味的好地方，願與成大的學弟妹一同分享我沉浸在攝影藝術領域的經驗。